

爱上伊甸园

主编 / 唐朝晖 方达

成长读本

炫彩系 青春派

湖南文就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爱上伊甸园：霓虹派 / 李傻傻等著.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1

(成长读本，炫彩系)

ISBN 7-5404-3433-3

I . 爱 … II . 李 … III .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47.8

◎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38686号

◎爱上伊甸园·霓虹派

◎作者=李傻傻等

◎责任编辑=陈新文 E-mail=qctwg@163.com

◎书装设计=小虫子+屁屁熊+左右+Artvi+粉红

→www.cocod.com←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发行部电话：0731-5983020

邮购部电话：0731-598301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5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 5

字数 / 150,000

印数 / 1—10,000册

书号 / ISBN 7-5404-3433-3 / I · 2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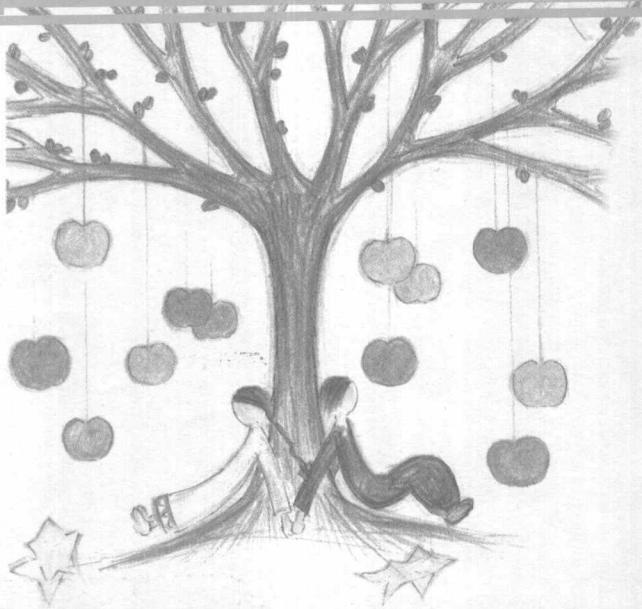
定价 / 15.00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

霓虹 正 在 影响……

成长读本

炫彩系 霓虹派





爱上伊甸园

主编 / 唐朝晖 方达

I267
TZh2. 3

湖南文就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品德：红色的影响力如同其本质一样独特，它充满火力的一面蕴藏在其能量中。

红色流行时所对应出现的一些简要形态特征：艳丽、鲜花、斑斓、中空、凹形、光明、阳光、明亮、色彩缤纷等。

红色象征着热量，活力，意志力，火焰，力量，愤怒和血液的循环。

喜欢红色的人通常与红色相关的活动(运动)：激情，唯物论，生命力，生存本能，自然伟力，恐惧，坚强的意志或自信，忠诚，动机，大度，财富和幽默。

激情四溢，精力充沛，而且很会赚钱。他们的性格决定了他们经常希望自己成为别人注意的焦点。

红色让人产生权力和控制的欲望。生意场上人们喜欢穿红色，认为是权力的象征。喜欢红色的人给人一种精力充沛，异常活跃的感觉。

喜欢红色的人，是情绪型的人，他们可能在你面前突然像活火山一样不时的爆发一次，然后很快就会平静下来。

喜欢红色的人，思维非常敏捷，很聪明。

红色，原始人把它作为生命的象征，有人认为红色是鲜血的颜色。

红色色系赋予人类温暖，丰富人类居住环境，创造舒适安逸和动人的气氛。

红色：强有力、喜庆的色彩，很容易使人有兴奋感觉，是一种雄壮的精神体现。

红色：代表热情、奔放、喜悦、庆典。

目 录

Content

十七岁的最后一个晚上

- 吴建雄 008
薛兆誉 011
哑孩子 014
VIVIAN 020
黄继斌 024
荒地 026
黄晓强 028
火传鲁 030
刘欢 036
家英宏 039
江晨 043
顾诺 046

老了的爱情

挨打

我的乌村

我们将一直睡下去

藏在电影院的日子

露天电影

海岛边防

阿火的日子

阿修罗

笨蛋的爱情也美丽

最舒适的温度

十七岁的最后一个晚上

我们的十八岁

- 谭冰波
柯峥
李金军
李娟
李萌
毕亮
子系
周兴旺
陈苏台
SEAN
陈振聰
程灵锟
冯元元
李春尧

051 张妈

054 你要知道我的好

058 留级

062 老鼠

065 戈壁滩上的梦想

068 童谣

071 卜卦

074 找到自己上山的路

076 我和山鸡

080 离枝

083 细节中恒温

085 成长纪事

088 感性和敏感的女子

092 我们的十八岁



十九岁的沧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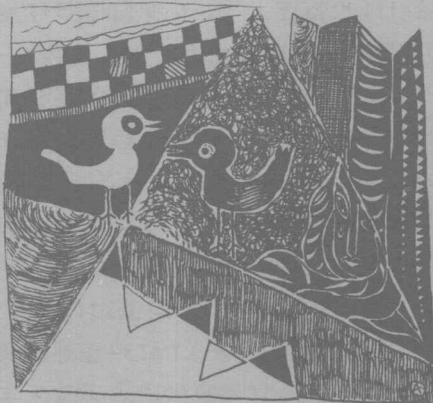
伤商 王奇一	096
交出全班的小刀 周红飞	099
走了下坡路 黑木泽	100
小王子的狐狸 梁文	103
记得当时年纪小 刘凌轩	108
金子与石头 周红飞	111
爷爷 徐东	112
诺言 刘洋	116
平方的青春 刘赞彤	119
对面楼的女孩 鸟鸟艾	123
恋爱少女 宋湘波	126
19岁的沧桑 滕小青	128

酒与二十人生

132 铁轨生活 邢娜
136 算命瞎子 徐则臣
139 一辈子没出村子的人 徐则臣
141 大学初记 田子威
146 夏日最后一朵玫瑰 微微妖
151 郑克爽的悲剧 郑汶菲
154 人眼看狗低 张小乔
156 酒与二十人生 张标明

Contents

十七岁的最后一个晚上





吴建雄，男，笔名beaidid，1984年7月出生。获第五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老了的 爱情

祖父的家在一个叫芹竹村的地方，祖母的家在一个叫木头湾的地方，也不知道怎样的，这红线也就连上了，后来陆陆续续发展，来了几趟媒人，接着红包一发，喜酒一摆，一切就谈定了。祖母过门，16岁的花样年华，她在我印象中的年龄，也就永远定格在16岁，就算她现在已经到60岁了，每次看到她，我还是想着她过门的样子。16岁的小姑娘，带着满脸的无知，童年时代的稚气，似乎连说话也还是很小孩子的，于是便过门了。祖母说，她过门的时候，连一个红鸡蛋都没有的，但是她也就那么心甘情愿地进入吴家大宅了。

接着，祖母开始尽妇道，生儿育女。有很多时候，我真的很好奇，当时那么小的祖母，怎么就要开始生育了呢。她的初夜是怎样的，她内心的胆怯又是怎样的。对于这些，我是没有办法知道的。我所能意识到的是，祖母很好，16岁那年，一定是个美丽的女子。她一直也很守规矩，虽然那时的规矩现在看来多少有点苛刻。

十七岁的最后一个晚上

祖母很勤劳，勤劳是乡下人的美德，当然还有质朴的本性。祖母负责带大6个儿女，然后又负责带大儿女的儿女。我的孩提时代，就是和祖母一同度过的，我的老房子里，还珍藏着一张黑白照片，那是一种不需要任何技巧拍出来就能打动所有人的照片。在一个偌大的红木盆子里，我光着身子，祖母半蹲着，在给我洗澡，我很淘气，溅起木盆里的水，祖母侧身，呈躲藏状。

我向灰断断续续地说着这些的时候。灰只是在一旁很仔细地听着。我想，灰又是怎样的一个女孩子呢，她对爱情又有什么看法呢？灰说祖母老了，父母也老了。她把所有的感情都给了他们，因为生命终究是有极限的。对于祖母他们，我们只能再爱20几年了，对于父亲他们，我们只能爱40几年，然后等到我们开始老了，我们才将剩余的时间留给我们的爱情。灰说这话的时候，我黯然神伤，如同面对一棵瘦骨嶙峋的植物，它已经不发芽了，它已经不开花了，它已经开始被风化了，最后的结局呢，是和所有的一切一起枯萎。

这多少让我想起了一个摄影展。那个拍照的朋友邀请了若干个年过70的老妇女，在她们的同意下，脱下了她们所有的衣服，然后从不同的角度，拍摄她们苍老的身体。主题的名字，和岁月有关，和时光有关。我当时是很坦然地看完了所有的照片，我并非冷血，对这些照片不无感触，但是我真的很坦然。那是一个过程。虽然照片上的女子，脸容都已经很憔悴，棱角分明，锁骨裸露，乳房干瘪下垂，身体也是收缩和纤弱的，惟一能清晰辨认出的，是盆骨，因为生育需要，生理上长宽的盆骨，从十一二岁开始她们的盆骨就开始往两侧生长了，然后到了一个若干年龄，她们趋向成熟，盆骨也停止生长，等她们老了，骨头形状却很少改变。我知道这是一个苍老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就不会完整，人生就会有遗憾。



我欣慰的是，老人们的笑容还是很清晰的，干净利索，富有阳光气息。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爱情，甚至没有太多的人会很耐心地看完他们过去的日子，那些宛如电影的镜头，在跟前呼啦啦地一飘而过，没有人能抓得住，包括他们自己。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我们要爱他们，他们的爱情比我们的爱情伟大，往往他们的爱情牵系了一个家族的血脉，牵系着我们的命运，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父母，没有父母，我们就没有生命。生存的资格，是一代又一代延续着，赋予的。感恩的历程也是一代接一代追溯的。爱情在这些东西面前，却又显得多么微不足道。

我总是在想，是否能通过时间隧道，回到过去，给那个16岁的女孩子买好多好吃的糖果。现在，同样处于青春年华的还有灰。想象着她在偌大的原野上放风筝的情景，还有那个她喜欢的男孩子。灰喜欢他，却一直没有说，灰只是说，我下辈子要嫁给他。我不知道当我祖母听到灰说这话的时候，会不会也像我一样，笑得眼泪都流出来。

每次和祖母谈及爱情。祖母和祖父也总是笑，祖父甚至还会脸红，不好意思。其实这本没有什么的，他们不知道，自己都是值得让人尊敬的人，至少这样守候一辈子的爱情，在物欲纵横的今天，已经很少了，成为一种极品了。对于我们来说，那样的爱情，多么地高不可攀。

宛如天空的一抹微蓝，眼睁睁地看着，却无法触及。

薛兆营，八十年代出生于山东，现就读于宁夏某大学。神情呆滞，没钱。网名苦行僧。



小时候，母亲经常打我，杂七杂八的事都是缘由，总之劈头盖脸地打就是了。我只是觉得她那双手硬得跟板子似的，啪啪的落到我的背上，胳膊上，屁股上。生疼。

我当然是极有怨言的，而且心里一直赌着一口气，说自己长大以后一定要打回来。有一次我竟然极冲动地握紧了拳头，但最终还是没有还手。啪啪的声音仍然在院子里荡来荡去。事后，母亲开玩笑说：“哎呀，真是弄不了你了，攥着拳，一蹿一蹿的，你还想打你妈呀？”然后就笑了。我不记得她笑时的表情了，但她一般都是极谦逊地张张嘴，嘿呵嘿呵地笑，生怕得罪了人似的。然后就长长地出一口气，似乎又很压抑而且哀愁了。

过了这么久，我真的记不太清楚她的模样，毕竟她已经去世这么多年了。当然我也不记得她打我时的疼和怨气了，甚至连她的好，都已经记不太清了。但有一次，她打我，我记得很清楚，而且至今心里仍很不舒服。



那年我大概上小学三年级吧。一天早晨，老师让没有交学费的赶紧回家要，今天再交不上就除你的名。我立即感觉颜面丧失殆尽了。被老师点名叫起来的时候，我恨不得立马死了——所以，我就闭了眼睛，我看不见这个世界了，与我无关了。

从教室里跑出来，早晨的阳光正浓，田地里的麦子已经收了，麦茬却还有馨香。顾不得了，我飞快地跑，似乎跑得飞快我就会舒服一些。翻过了几个山丘，到了家，门却锁着，锁住了我的去路。

那一天，我不知道通了哪位神，心里非常沉寂，似乎已经身处世外了。面对着上了锁的门，我愣了好半天——这是我家呀，草屋，陋院，那条黑狗用爪子挠着铁门，向我摇尾巴。我突然转身就跑，我知道母亲就在村东的树林里拾柴。那时，树叶都开始落了，干了。每家的妇女都抢着去收，堆成堆，坟一样，再装进篓筐里，踩实了，背回家。

我跑到村东的土岗上，远远就看见她了。“妈——”我喊了一声，哇的哭了起来。泄了气一样，瘫坐在地上。母亲愣了一下，跑过来问我怎么了。我说要钱，交学费，得快。



“明天不行吗？”

“不行！老师要了！快给我钱……”

我撒了泼地闹起来。母亲抬手就给了我一巴掌。我哇地跳了起来，又有无数巴掌落在我身上。我倒没有觉得疼，心里只是想，活不得了，哭死算了，要不你就把我打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母亲也坐在地上哭。我的眼泪在脸上干成了一道一道的，皱巴巴的不舒服。太阳已经升起来很高了，静静地照着那条河。河从东边流过来，弯弯曲曲的，很亮。我盯着它，能有多亮？能耀瞎了我的眼？我突然想起来，这个树林子的黑崖边是专门埋死孩子的，大的小的，也不知道有多少了。我激灵了一下，很凉。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哧哧的出气声至今仍在我耳边响，那是我的呼吸声，闹过了，累了，歇息时平静而又无奈的呼吸声。

现在回忆起来，我似乎把那时的我给放大了，以至于那时的母亲倒像一个小小的木偶，很可怜。的确，我一直觉得她很可怜，哪怕是她打我的时候。自己无法满足儿女，只能打，怪我不懂事。何尝不是呢，如果我懂事，怎么会让她难过让她打我呢？

这一晃，十几年就过去了。



我的乌村

哑孩子，原名刘红霞，女，河南博爱县寨豁乡人，1982年农历四月生。

烟

女人抽烟在乌村会被认为是不正派的象征，或者至少表明，这个女人有着过于强悍的类似于男人的气质，像烟本身一样，浓烈刺激，所以我的祖母抽烟就成了一项秘密的活动。她试图避开所有人，独享烟的乐趣而不因此带来坏名声。

关于祖母抽烟的秘密，更直接地说是一个女人偷偷地抽烟的事实，无人不晓。祖母真正想逃过的是她儿媳也就是我妈妈的眼睛。她没有做到。我的母亲不肯原谅她的这种荒唐行为，和我提起此事语气中就充满讥诮和嘲讽，虽然那时我不过只是一个小孩子。我想母亲可能是为了把我教育成一个乖女孩儿才那样夸大了事实，或者也许仅仅是出于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天生的敌意，其中的原因很难简单地说清楚。

最后一个孩子

祖母把她的银色小烟斗藏在碗橱下边一个隐蔽的角落。灰迹斑斑的塑料袋装着少量的劣质烟丝，缠在烟袋杆上，成为祖母一天中最不可少的乐趣。她抽烟并不回避我们这些小孩子，所以我无数次目睹了她抽烟的情景。

在确信没有外人的情况下，她从碗橱底下摸出她的宝贝，抖开塑料袋，捻一些烟丝按进烟锅，然后就着灶里的火焰把烟锅点燃。此后她坐到木凳上，悠闲地吐出第一口浓浓的青烟。亮光从她背后的木格子窗棂透进来，袅袅上升的烟的轮廓格外清晰。紧接着她连抽几口，吐出更多的烟来。在这样的过程中，她总是一言不发。我想她或许是沉浸在这片时偷来的乐趣中，但也许是在聆听院子里随时会响起的脚步声。

无数次，她不得不迅速磕掉烟锅里还未来得及燃烧的烟丝，把她的宝贝塞进碗橱下边。有时在门口出现的是我的母亲，有时可能是串门的邻居，不论是谁她都不愿暴露自己的秘密。我不知道这个秘密是不是成了她一生的弱点。如果她抽烟的时候我在场，就会装作对一切熟视无睹，或许不是装，而是我说过的谅解，想让祖母不必因为我在而尴尬。我敢发誓，关于我祖母偷偷抽烟的事情这一生中我都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如果这次不算的话。

我曾经猜测过祖母的烟龄，特别是她那只银色小烟斗的来路。是她自己买的吗？还是她的儿子给她买的呢？她的儿子肯定是知道她抽烟的，为她买只烟斗算不上孝敬，但也算不上纵容。不过我不知道我的爸爸是怎么在心里衡量自己母亲的这种行为的，他是一个温和而倔强的人，从来不主动抽烟，这一点正和他的母亲相反。